



# 放学后

Higashino Keigo

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公司

# 放学后

〔日〕东野圭吾 著  
赵峻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学后 / (日) 东野圭吾著 ; 赵峻译. — 3版.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9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9122-4

I. ①放… II. ①东…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423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99

Houkago

© Higashino Keigo 1988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放学后

[日] 东野圭吾 著

赵峻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朱 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6千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3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48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9122-4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 第一章



## 1

九月十日，星期二，放学后。

头顶上方咣当一声，我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见从三楼窗户飞出一个黑色物体，从我正上方坠落。我慌忙闪开，黑色物体砸在我刚才站的地方，啪地碎了。

是一个种着天竺葵的花盆。

这事发生在放学后，当时我正从教学楼旁边走过。不知从哪儿飘来钢琴声。有那么片刻，我呆呆盯着那个陶瓷花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腋下渗出的汗流到胳膊上，才回过神来。

接下来的瞬间，我拔腿冲进教学楼，奋力跑上楼梯。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三楼走廊。心跳急促不光是因为刚才的猛跑，内心的恐惧已到了顶点。如果刚才被花盆砸个正着会怎样？——天竺葵的红色突然浮现在眼前。

那扇窗会是哪间教室的呢？我在理科实验室前停住脚步，里面飘出一股药味，定睛一看，门开着一条约五厘米的缝。

我用力推开门，一阵清爽的微风吹了过来，正对着门的窗户敞

开着，白色窗帘在飘动。

我又沿着走廊前行。不记得从花盆砸下到现在过了多长时间，总觉得扔花盆的人就藏在走廊两侧的教室里。

教学楼中间呈L形，走过转角时我停了下来。挂着“二年级C班”牌子的教室里传出说话声，我毫不犹豫地把门打开。

里面有五个学生，正聚在窗边写着什么。见有人突然闯入，她们吃了一惊，齐齐向我望来。

我不得不开口：“你们在干什么？”

最前面那个学生回答：“我们是文艺社的……在做诗集呢。”那语气很肯定，像是要接着来一句“别来打搅”。

“有人来过这儿吗？”

五个人互相看看，摇摇头。

“也没人经过走廊？”

她们又互相看了看。有人小声嘟囔“没有呀”，刚才那个说话的学生像是代表大家似的答道：“没注意。”

“哦……谢了。”

我环视教室一圈，关上了门。

钢琴声又传了过来，刚才好像就一直在响。我不太懂古典音乐，但听过那支曲子，觉得弹得还不错。

走廊尽头有间音乐教室，琴声就从那儿传来。我依次打开一间间教室的门，检查里面是否有人，最后剩下的就是那间音乐教室。

我粗鲁地打开门，发出噪音。就像平静的流水被搅乱、优美的建筑被捣毁一般，钢琴声戛然而止。

弹奏者怯怯地看着我。我有印象，她是二年级A班的学生，白

皙的肌肤引人注目，此刻脸色却显得有些苍白。我不禁说了声“抱歉”。

“有人来过这里吗？”我一边问一边环顾四周。屋里摆着三排长椅，窗边是两架旧风琴，墙上挂着驰名音乐界的作曲家们的肖像。可以断定这儿无处藏身。

她一语未发，摇摇头。她弹的是三角钢琴，看起来相当古老。

“是吗……”

我绕到她身后，走到窗边，看见社团的学生正在校园内跑步。

音乐教室左边也有楼梯，凶手大概是从那里逃走的。他有足够的时间跑掉。问题是，究竟是谁？

我注意到弹钢琴的女孩在盯着我，表情有些不安。

我挤出笑容：“接着弹吧，我想听一会儿。”

她的表情柔和下来，瞥了一眼乐谱，灵活地动起手指。平静而热烈的旋律……对了，是肖邦的名曲，连我也知道。

一边眺望窗外一边聆听肖邦——真是意料之外的优雅时光，但我并不觉得愉快，心里依然郁结难消。

我走上讲台大约是在五年前。并非因为对教育感兴趣，也不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简单说来，那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从老家的国立大学工学院信息工程系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家电公司上班。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公司总部在老家，不料却被派到了位于信州的研究所，还好工作内容是光纤通信系统的开发设计，还算如愿。这份工作干了三年。

第四年出现了转折。公司在东北建了新工厂，光纤通信系统的



开发人员大多被调到那边，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我犹豫了。印象中，东北实在太遥远，一想到老员工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也许会一辈子待在深山里”，心里就凉了半截。

我开始考虑换工作，换家公司，或是当公务员，可哪条路都不容易。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想着是不是该死心去东北时，母亲建议我去当教师。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取得数学教师资格，母亲说就这么浪费太过可惜。当然，从她的角度，她不想让儿子去东北那么偏僻的地方。事实上，就薪水而言，与我当时的收入相比，教师算是不错的职业。

然而，要通过教师聘用考试并不容易。提到这点，母亲说，私立高中也许还能想想办法。已经过世的父亲以前在私立学校协会有些熟人。

不是什么特别想干的工作，但也并不讨厌——这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印象，也没什么特别想干的工作可以让我拒绝年迈母亲的热心建议，于是，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当时心里只是抱着姑且试上两三年的草率念头。

第二年三月，我正式拿到聘书。

私立清华女子高级中学——这是我第二个工作单位的名字。

从S车站下车步行约五分钟即可抵达这所高中，四周被社区住宅和田地包围，环境奇特。每年级有三百六十名学生，每四十五人一班，分成八个班。学校建校已逾二十年，又保持着较高的升学率，在全县的女子高中里堪称顶尖学府。事实上，当我告诉朋友说要到清华女中任教时，每个人都祝贺我，说找了个好出路。

向公司递上辞呈，四月开始，我走上了讲台。第一天上课的情

景还记忆犹新。那是个高一的班级。自己也是初来乍到，在自我介绍时就对学生说，我们都是新生。

上完第一堂课，我就差点对做教师失去信心。并非遭遇了什么挫败，也不是无法应付学生，而是我受不了她们的视线。

我不觉得自己引人注目，甚至已习惯于躲在别人背后。可是，若要做教师就不能如此，学生们对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有反应，还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上课时，我觉得自己被近百只眼睛监视着。

直到两年前，我才逐渐习惯她们的视线。这不是神经变迟钝的缘故，而是因为发觉学生们对老师并没有多大兴趣。

我根本无法理解她们的想法。

总之，令人惊讶的事情接连发生。若以为她们是大人，却会意外地发现她们根本就是孩子；若以为她们是孩子，她们又会惹出不亚于大人的麻烦。我从未预测到她们的行动——这一点，不管是第一年还是第五年当老师都相差无多。

不仅是学生，教师也一样。在我这种转行过来的人看来，很多时候他们都像是不同的物种。有的为了管教学生，不知疲倦地做着无用功，有的小题大做地检查学生的服装仪容，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在学校这种地方，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这就是我五年来的感想。

不过，最近有一件事我很清楚——身边有人要杀我。

注意到这种杀机是在三天前的早晨，S车站月台。我挤出满载的火车，随人群走在月台边缘，忽然被人从旁边撞了一下。事出突然，我失去平衡，朝外侧踉跄了一两步，好不容易才站稳，没掉落到铁轨上，

此时离月台边缘已不到十厘米。

好险！到底是谁？这么想着，一阵战栗掠过全身——正好有一辆快车驶过我差点跌落的铁轨。

我的心抽紧了。

我确信有人故意撞我——估算好时间，等着我一不小心……

到底是谁？很遗憾，根本不可能从拥挤的人群中找出凶手。

第二次感觉到杀机是在昨天。游泳社没有训练，我独自一人在池里。我喜欢游泳。

往返游了三趟五十米，我爬了上来。过一会儿还要去指导射箭社，不能太累。我在炎热的泳池边做过放松体操，便去冲凉。已经九月了，却连日酷热，冲个澡爽快极了。

冲完澡，关上喷头时，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它掉在我脚边约一米开外的地上，不，水已积到脚踝，所以应该说它泡在水里。是个拳头大小的白色小盒。我凑过去仔细看了看，随即拔腿冲出浴室。

那是家庭用一百伏特延长线的插座部分，白色小盒是分接头，电线另一头接到了更衣室的插座。我进泳池前没这东西，一定是有人趁我游泳时放的。目的何在呢？答案很明白，是要让我触电而死。

可我怎么会平安无事呢？我来到总开关前查看，果然不出所料，安全开关跳闸了。这是因为电流在水中的流量过大，超出了安全开关的容量。如果安全开关容量更大一些……我后背一阵发凉。

接着就是第三次，刚才的天竺葵花盆。

至今，三次我都幸免于难，但幸运不见得会一直持续，终有一天，凶手会狠下毒手，我必须在此之前查清凶手的真面目。

嫌疑人是名叫“学校”的集团——里面聚集着不知底细的人。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

第一节是三年级C班的课，这是个升学班。进入第二学期后，就业班的学生开始心猿意马，而升学班的学生多多少少会认真听讲。

我推门进去，响起一阵拉椅子的哗啦声，几秒钟后，学生们全坐了下来。

“起立！”随着班长的口令，清一色穿着白衬衫的学生们站起行礼，随后坐下，教室里又是一阵响动。

我立刻翻开教科书。有的教师在正式讲课之前会说说题外话，但我根本学不会。连循规蹈矩讲课都觉得痛苦，怎么还能说出多余的话来？我想，能在数十人的注视下说话而不觉得痛苦，应该是一种才能。

“从五十二页开始。”我的声音干巴巴的。

学生们最近似乎也明白了我是怎样的教师，不再期待什么了。我还知道，因为除了和数学课有关的事之外我什么话都不说，学生们给我取了个绰号——“机器”，大概是“上课机器”的简称。

我左手教材，右手粉笔，开始上课。三角函数、微分、积分……不清楚她们当中有百分之几的人能听懂我的课，别看她们不时点头、勤快地做笔记，却并不意味着她们听明白了。每次考试总让我有上当的感觉。

课大约上到三分之一时，教室的后门突然打开了。所有学生都

回头去看，我也停住拿粉笔的手，望向那里。

进来的是高原阳子。她迎着所有人的视线，慢慢走进来，眼睛始终看着她那张位于左侧最里边的桌子。她根本没往我这边看，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

“接下来讲用代入法计算不定积分……”见高原阳子坐下，我接着讲课。我明白此时教室里气氛紧张。

阳子受了处分，被学校勒令停课三天，听说是抽烟时被发现了，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听三年级C班的班主任长谷说过，她今天起恢复上学。第一节课开始之前，长谷对我说：“刚才我点过名，高原没来，我想她大概又旷课了。要是你的课她迟到了，就狠狠训她一顿。”

“我最不会训学生了。”我实话实说。

“你可别这么说，你是她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吧？”

“没错。”

“那还不好办？”

“真没办法。”

我虽然这么答应着，却丝毫没打算照他说的去做。理由之一正如自己所说，我不会教训学生，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实在不会应付高原阳子这样的学生。

没错，去年她是我任班主任的二年级B班的学生，但那时她并非像现在这样令人感到棘手，只是精神和身体都有些“早熟”。

那是今年三月，结业典礼结束之后的事。

我回到办公室，打算收拾一下回家，看到提包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到二年级B班教室”。纸条上没有写姓名，字迹很工整。我实在猜不出究竟是谁找我，有什么事，便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

来到教室，推开门。

等在那儿的是阳子。她靠讲台站着，脸朝着我。

“阳子，你找我？”

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什么事？对数学成绩不满意？”我不太习惯地开着玩笑。

阳子置若罔闻：“我想请老师帮个忙。”她伸出右手，递过一个白色信封。

“什么？信？”

“不是。自己看。”

我瞥了一眼信封里面，好像是车票，拿出来一看，是三月二十五日九点发车的特快列车车票，去长野。

“我要去信州，想让老师陪我。”

“信州？还有谁？”

“没了，就我们俩。”她语调轻松得像是在聊家常，神情却严肃得让我吃惊。

“真令人惊讶！”我故意夸张地说，“为什么找我？”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去信州？”

“只是……想去那儿。你会陪我去吧？”她说得很肯定。

我摇摇头。

“为什么？”她好像很意外。

“学校有规定，不能和某个学生单独出行。”

“和某个女人呢？”

“啊？”我看着她，不知所措。

“就这样吧。三月二十五日我会在 M 车站等你。”

“不行，我不能去。”

“你得来，我等你。”阳子不等我再开口就匆匆向外走去，在教室门口回过头来说，“否则，我恨你一辈子。”她说完就沿走廊跑了出去。我手拿装着车票的信封，呆立在讲台。

三月二十五日到来之前，我非常困惑。当然，我丝毫没有和她一起旅行的念头，只是对该怎么办犹豫不决——是不管不顾让她傻等，还是去车站说服她？考虑到阳子的个性，我不认为当天她会听从我的劝说。既然如此，我决定还是不去车站。我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以为她只要等上一个钟头，就会死心回家。

那天我终究无法平静，从早上开始不停地看时间。时针指向九点时，不知为何，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天真是漫长。

当晚八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喂，我是前岛。”

“……”

直觉告诉我，电话那头是阳子。

“是阳子吗？”

“……”

“你一直等到现在？”

她仍沉默不语。我脑中浮现出她的表情——有话想说，却咬住下唇忍着。

“没事的话我要挂了。”

她还是没回答，我放下电话，觉得心底像压了一块巨石。

春假结束，她们升上三年级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尽量不和她打招呼，在走廊上见她走过来我会马上折回，上课时也尽量不把目光

投向她。最近虽然没再那么神经质地躲她，可那件事之后，我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她。也正是从那段时期开始，阳子因着装和上课态度被校方视为问题学生，这也成了我的心结。

直到上完课，我也没对她的迟到说上一句。平时偶有学生迟到，我从不加批评，学生们好像也不觉得奇怪。

回到办公室对长谷提起此事，他皱紧眉头唠叨起来。

“这可不好办。恢复上课第一天就迟到，她这是无视学校，这种时候若不狠狠教训一通……好吧，中午休息时把她叫出来，我来训她。”长谷一边擦着鼻尖上的汗珠一边说。他只比我大两三岁，但看起来显得苍老，大概是早生华发、身材又胖的缘故。

这时，坐在旁边的村桥搭话了：“高原阳子来上学了？”

他总是话里有话，我讨厌这种人。

见我点头，他不屑地骂了句“不像话”，接着数落：“真不知她来学校干什么！她难道不明白这里不是她这种害虫该来的地方？只停课三天真是对她太客气了，得停上一星期，不，一个月。不过，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把金边眼镜往鼻梁上推。

我没觉得自己有多少正义感，但村桥挂在嘴上的“害虫”“垃圾”之类的说法，总是让我不舒服。

“她二年级时也没怎么出格呀。”

“就是有这样的学生，在关键时期变坏，算是一种逃避吧。做父母的也有问题，没尽到监督的责任。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K糕点公司的高管吧？”我看看长谷，他点头称是。

村桥皱皱眉，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种情况不奇怪。父亲工作太忙，没时间关心女儿的教育，零用钱却给得太多，这种环境最



容易堕落。”

“哦。”

村桥是训导主任。他不停高谈阔论，我和长谷只是偶尔附和。

阳子的父亲很忙，这好像是事实。在我记忆里，她说过她母亲于三年前去世，家务事完全由女佣负责，她几乎是在和女佣过着两个人的日子。记得她说这些时，脸上丝毫未显黯然。她内心也许痛苦，表情却是开朗的。

“那她母亲呢？”村桥问。

长谷做了回答。他连阳子母亲的死因都知道，好像是胃癌。

“没有母亲？那可真是糟糕，无可救药了。”

村桥摇了好几下头站起来。铃声响了，第二节课开始。我和长谷各自回桌前准备了一下，走出办公室。

去教室的路上，我和长谷在走廊上边走边聊。

“村桥老师还是那么严厉呀。”

“因为他在训导处嘛。”我附和着。

“那倒是……其实，高原抽烟那件事，好像是在洗手间偷偷干的，却被村桥老师发现了。”

“啊？村桥老师？”

此事我第一次听说。难怪他看阳子那么不顺眼。

“学校决定罚她停课三天时，只有他主张要停一星期，最后是校长拍板的。”

“哦。”

“高原的确是个问题学生，但她也挺可怜。一个学生告诉我，她今年三月底才开始变成现在的模样。”